

文學筆記叢書

異書四種

仙壇花雨
碧落雜誌

雪窗新語
粉鐸圖詠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異書四種

仙壇花雨序

夫韞靈芬於黃土，難尋補恨之天；齋冷豔於紅閨，莫遇振奇之士。笙簫而雲端音寂，悽斷柔腸；珮環而月底魂歸，悄彈清淚。悵望玉鉤斜處，緒碣叢殘；迴思翠羽光中，黛窠明靚。無端感喟，不盡低徊；微風度簾，有觸斯響。幽馥着紙，經春不銷；此仙壇花雨所由誌也。當其繡餘闌韻，織罷哦詩，鄭康成之女奴，都工雅諳；劉孝綽之姊妹，咸著清才。或腰劍流黃，勁裝喜效；或指銀綰玉，密意潛輸。或聯方外之交，塵機未息；或示維摩之疾，噩夢頻驚。果未證乎長生，花已開夫並蒂，不圖道韞竟嫁王郎，卽有參軍，肯憐新婦，擁鴛衾而自惜。膚似凝脂，臨鸞鏡而頻嗟；淚偏界粉，身輕如掬。情薄於雲，斯亦極侘傺於春人，增悲傷於秋士矣。况復鼓鼙動地，烽火連天；蕩子從軍，懶奏刀環之曲；嬌娥憶遠，簪聆碣杵之聲。昨夜鵲啼，今秋雁杳。天曷爲而此醉，月何事而不圓！在男兒禦寇有年，遑論戀汝；奈夫壻封侯何日，未免干卿方謂命授鴻毛，身入淩烟之畫；嚙材屍還馬革，夢占中月之凶。斯時也，毅魄迷歸，芳魂駭散。休問梨雲影，驚路阻庚郵，但聽薤露音酸，歌來丙舍。沙場醉臥，本來征戰誰回；繡閣愁眠，此後歡娛無分。及至山中霜冷，隕花一盡，岡上火炎，碎玉千片，草難獨活，蟲盡可憐。逝者傷心，聞之蹙額；乃鳳臺已毀，瓊簫終闕。靈音而鴛塚長埋，玉鏡又完。故特圖成鬼趣，書紀仙因。諸美眷於九京，亦差不惡；參枯禪於半榻，顧獨何堪！人緣妍而愈幽，事以奇而益麗。然而半題番切，又惹情魔；問夜何其爰獨，縹渺星河之候，有才如此，屢示荒唐雲雨之詞。聆蠻遙通，小結人天歡喜；精誠深沈，廣聯詩墨。因緣而且愛杜牧清狂，願弄瑤琴而締好；憫劉蕡下第，暗持玉尺以量才。達絮語於几前，脂芳四溢；瑤花容黛，圖畔鬢影雙垂。蓋不必劍合延津，簫蘇秦國；卒使衣穿宜主，金粉麗於蠻牋。裙襞留仙，烟雲活於鵲硯。

是非鈔煩小史，綜明珠美玉而騰輝；安能錄仿侍兒，合瘦綠肥紅而競豔！僕才慚玉茗，軫倩女之離魂；譜讀金荃，冀飛仙之入夢。屬爲弁首，聊識傾心。續渡頭桃葉之歌，君其努力（書中有待君桃葉渡頭語）撰泥裏蓮花之記，儂亦鍾情！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重陽後八日，滬上縷馨僊史蔡爾康序於鑄鐵齋。

仙壇花雨題詞

談奇志怪蹟都陳，何術方能更領新？幻出閒中元渺思，疑神疑鬼復疑人。妙境誰云是子虛，居然實吸與靈噓；談奇原本義文易，不見明言鬼一車。

詞清遙想口脂馨，自是人靈鬼亦靈；不數唐朝才子事，浪傳江上數峯青。滿腹牢騷可奈何！浪游消遣說東坡；扶鸞舊是尋常事，佳鬼偏逢此處多。懷遠高錫基月川

說怪談仙信有無，無中生有事模糊；劇憐絕代生花筆，海上描摩鬼趣圖。緯帳空懸喚奈何！生存華屋死山阿；從今痛哭西洲路，除却羊曇總忍過。白門焦賢弼芝圃

滿紙荒唐盡鬼狐，是真是幻兩模糊；離騷一卷分明在，佚女靈氛究有無。烏程錢 徵所伯

碧落雜誌序

世有天堂地獄之語；按人秉天地二氣所生，性善氣清，則上升；性惡氣濁，則下降。理必有之焉。惟地獄之苦，悉已得聞；天堂之樂，從未獲見。余每謂必不可少之書，惜非世人所能知，亦非世人所能言。時在梅里，與同人請仙降乩，

適述及之，並有紀事雜詩若干首，遂錄成一冊，題曰碧落雜誌。因憶爲善者，天必賞之；以誘人爲惡者，天必罰之。以警人，惟警人爲惡之言則甚多，誘人爲善之作實僅見，是足以資觀感，導向慕之一助也。

同治十年秋七月白嶽山人謹誌。

碧落雜誌題辭

當年悔唱落霞紅，（見集中）謫落人間但坐窮；縱使芸編能食盡，蠹蟲終是可憐蟲！昨宵有夢到蓬萊，親見仙人笑口開，分付碧桃花緩放，他年許待我歸來。

白嶽山人

梅花窗下誦仙書，功過分明實起予；願與少年齊努力，免他洞主淚沾裾。（事見十四首詩註）漫羨仙鄉日，春丹成便作不凡身；請看多少雲中客，盡是尼山講道人。

廣虞道人

異書四種目次

仙壇花雨

六十四壇……………一—三九

碧落雜誌

紀事雜詩四十首……………四六

雪窗新語

幼穉復生……………四七
夢神治病……………四七
古畫通靈……………四七
神鐘禦水……………四七
彭烈女記……………四八
雷誅淫婦……………四八
夏忠靖公斬蛟……………五〇
荒園女子……………五〇

周世宗墓……………五一	掘墓慘報……………五五
古城……………五一	劫鬼爲祟……………五五
禹王殿……………五一	白日遇仙……………五六
千里眼順風耳……………五一	太史仙去……………五六
田三郎……………五二	磁人索命……………五六
孝烈將軍……………五二	女鬼吟詩……………五七
審變酒變……………五二	蠟燭花……………五七
赤蟻蝸牛……………五二	骨牌草……………五七
風災……………五三	猩猩生子……………五七
火異……………五三	狐報恩……………五八
鴨神……………五四	歐陽公絕命詩……………五八
蟹鬼……………五四	金太守顯靈……………五八
樹神投生……………五四	古鏡……………五九
僵屍竊食……………五四	古碑……………五九
無臂人一足婦……………五四	蟹酒……………五九
異產……………五五	奇富……………六〇

海和尚	六〇	貞女剖腹	六六	寫狀	七一
海女	六〇	整婦報仇	六七	賈志誠	七二
賢烈婦	六一	神女治疾	六七	點香	七二
葬母得金	六一	吳妃示警	六七	賀舉	七二
旅店怪	六一	毒物爲災	六八	草相	七三
羅明見府縊鬼	六二	異蛇出現	六八	回話	七三
何首烏精	六二	癩變老人	六八	別弟	七四
古柏求救	六三	羶怪	六八	茶坊	七四
蜥蜴二則	六三	生爲冥判	六九	活捉	七四
蜈蚣二則	六三	鑒字之報	六九	演官	七五
神鐘顯靈	六四	蟹上屋	六九	借轎	七五
古礮斃賊	六四	貓食人	六九	刺湯	七五
蠟子草	六四	粉鐸圖詠			七六
楊妃石	六五				七六
狐借衣	六五	山門	七〇	麻地	七七
鬼捕蛤	六五	過關	七〇	相梁	七七
合門暴卒	六五	大小騙	七〇	勢僧	七八
奇疾	六六	拿妖	七一	思傲	七八

掃秦	七八	教歌	八一	前親	八二
盜甲	七九	盜牌	八一	打差	八三
滾燈	七九	後金山	八一	拾金	八三
狗洞	八〇	請醫	八二	鐸餘逸韻	八三
下山	八〇	問路	八二		

異書四種

仙壇花雨

第一壇

虬曰：『神聖奧妙難知。』某強之言，虬曰：『無暇，明日可來。』某又問其姓名，虬曰：『吳得成。』某問：『在何處？』答以咫尺東山塚墓，索茶。詩曰：『敢將俚句陳聰聽，幸與高人作比隣。』虬請人續，守拙子續曰：『咫尺天涯難覓面，憑君陰佑異鄉人。』虬又詩云：『月明滄海孤衾冷，雲罨巫山伴侶稀。』虬又請續，萍寄生續曰：『情到不堪回首處，獨留青塚艸芳菲。』虬又出一對云：『月明星稀，水天一色。』書畢遂去。

第二壇

虬作詩曰：『古往今來局未休，英雄滾滾大江流；後生能使前賢畏，文定文忠讓出頭。』又一絕云：『百不如人自可憂，疑才終日望封侯；何時風遇鴻毛順，一去衝霄射斗牛。』問其姓名，虬曰：『幾何原本作者是也；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吾去。

第三壇

虬曰：『不信不復言，想座中有疑之者。』某強之，虬曰：『班門弄斧，笑煞人也！』詩曰：『天道如雞子，茫茫一壳』

中；英雄分皂白，烽火滿天紅。」頃之，乩曰：「將有太行山之役，詩長不及備述，請改第四句以成章法，易以『惟有』一終童」五字。」遂去。

又一月中仙過此曰：「昨日在潯陽江邊，大爲名士所窘，天下文人大率『此吾去』問：『如何受窘？』曰：『和詩不成，罰以金谷酒數。』問：『何題？』曰：『問賊消息題。』問：『何體裁？』曰：『長短句。』問：『可述乎？』曰：『氣不平。』舉座粲然。」乩曰：「又笑人矣。」

又一乩曰：「濁世浮沈醉未醒，神仙到此亦無靈；滄田桑海幾千變，天上蟠桃葉尚青。」又一五絕云：「居士本無名，桃源自在行；漁翁好多事，不敢認知津。」問：「出韻乎？」曰：「古韻通。」

第四壇

乩曰：「不能成仙，不甘爲鬼位置云。」何倩君作誄作七言絕句云：「莫道無仙卻有仙，仙家樂與世周旋；怪他劉阮無仙骨，只結天台一飯緣。」萍寄生作月明星稀對句焚之，乩判曰：「春來秋去，雁燕代飛，可對月明星稀，水天一色，拙對較倪迂何如？」（萍寄生姓倪故云。）又五絕云：「今日君惱否？狐威亦可醜！不管是非來，只要莫開口。」又作三字詩云：「戶有神，室有奧，幽暗中，天知道。紫姑召宴，明日復修舊好，去去！」

乩又動曰：「步虛道人是也。」何說：「某請作詩。」乩曰：「予不文，請談時事。」書直躬而行者，保全多矣二句，蓋指萍寄生而言也。判時事句云：「錦地花天劇可憂，南人歌管北人愁；何當安石東山出，一爲蒼生起疾沬。」

第五壇

乩曰：「一清道人來此，速卽問。」問時事。乩曰：「邑里雜蛟人，四方永不平，無心還去得，有意更傷情。」又書：「

不成句矣。『四字，蓋自謙也。』作絕句云：『騎馬彎弓偉丈夫，征袍血濺影模糊。軍符一道如星火，五月江深又渡瀘。』復判云：『幽明異路，諸公不以鬼物見怪。俾泉下人得生趣，榮幸實多。』又作詩云：『大野盤空獵火紅，誰知草澤起英雄。蒼生莫怪天心忍，天亦無功任數窮。』又判云：『雨宵岑寂，難得清談，惜少二人。』謂筠青居士及鐵石道人也。未足吟興，聊作偈語，判云：『水流花放，鳥囀歌來；空山洗鉢，何處塵埃。』諸公參之。且住又判云：『交不欲疎，亦不欲數，請從此辭。』一句一樂，何如？僕本散人，以夜作晝，諸公疲於公務，當早眠也。』護花使者云：『每夕當來一談，不過時刻稍短，不貪深夜何如？』胤曰：『從便。』

第六壇

胤曰：『大地山河一局棋，分明黑白少能移。個中功妙真難得，自有天機人不知。』問其姓名，判曰：『董白、西山野人，因雨過此，偶占一絕，以慰寂寞。吾欲到家喫酒去也。』問：『住何處？』曰：『王家浜後宅。』

又一女鬼胤曰：『燕燕于飛，獨自歸來，沈醉掩重扉，無端誤被詩壇召，傭整釵鈿便出幃。』判曰：『妾淡香，一清道人之侍姬也。共宴芳洲，妾先歸，故來代也。』又作絕句云：『春來去了無痕，欲上樓頭怕斷魂。日寫黃庭經一卷，梨花滿地不開門。』又作燈謎曰：『一寸佳人，打一字。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打一鳥名。越翼日乃卒，打一字。我將使秦楚罷兵，打一古人名。魏得諸葛誕，打一字。』護花使者以一寸佳人爲「奪」字，以越翼日乃卒爲「春」字。浮槎閣主以行不得哥哥之鳥名合其兄二句。胤皆大圈，餘尙未猜。

須臾一清道人至，判曰：『姬人不害羞，乃敢出場獻醜。此醉而失其常度也。已叱退矣，勿笑。』詩曰：『公卿多半佛輪迴，宿慧靈根帶得來。今世蘭因前世果，記曾同上妙高臺。』又五絕云：『人鬼本殊途，斯文同一脈。相與有無間，散花空不着。』又判云：『小妾我將之謎，其自打亦不見佳。君等置勿論也。』時同人爲此謎難着，正擬請胤明

告，乃若喻其意者，預先排開，免人纏擾，鬼亦狡矣！又作絕句云：『鞏固金甌缺半隅，顛危兀艱要人扶；個中不少奇男子，他日凌烟入畫圖。』又句云：『功名須向正途爭，莫就牆陰取徑行；雁塔巍峨先捷足，後塵攀仰最關情。』似對護花使者而言者，意蓋勸其入場也。接書云：『班生此去，不曾登仙拭目俟之，此北上之兆也。』又作詩云：『豪氣凌雲漢，驚峯立足高；星辰憑手摘，取此當蟠桃。』詩亦光怪之至，匪夷所思。又判云：『僕殉得卹優沐殊恩，乃冥府據事論心，謂非慷慨捐軀，亦非從容就義，升沈未定，游衍江干，幸得諸君暢談中曲，殊不惡也。』又判曰：『客來不速，歸而款之，且別！』

第七壇

乩曰：『今日仍作謎語。』書曰：『典田得寶，打一字。予適隨洞庭之宴，拙君醉矣，命妾赴召，何事？』詩曰：『自古興亡不可期，滄桑幻變在移時；此人那識盈虛數，豫地烝黎到處啼。倦矣明日會。』此淡香口氣也。

第八壇

『來哉！居士所出姬妾一謎，乃示字也。』詩云：『日日登壇話寂寥，不嫌風雨太蕭蕭；歸家惹得姬人間，又作歪詩執解嘲。』又書曰：『此地非樂土也！五律云：「不辨華夷界，交通惹是非；船來江面窄，塚去地身肥。互市蠅頭利，招兵虎尾威；和我無善策，靜者早知機。」昨日在洞庭君座上賦詩，贈劉軍門，錄出求和。詩云：「將軍好文不好武，賦詩退敵風斯古；詰朝有事大點兵，始出軍門掌袍鼓。健兒身手好絕倫，氣可食牛力如虎；刁斗一擊令無譁，誠服將軍齊首俛；將軍不怒有何威？朽索馭馬危復危。何道能使三萬七千五百一十有二卒，悉聽九鈴閣上輕裘緩帶一人之指麾？乃歎將軍服人不在力上策，惟有同甘共苦相與時休息。爾毋作福爾毋作威動聲色，君不見光弼用』

嚴不用寬，一代子儀朔方將士慘不懽；後來結局能如令公終始完。一笑可賜酒乎？」同人以酒供之，須臾曰：「醉矣！」乃去，不復言。

第九壇

乃猜謎乎？凡乃畫一口，曰打西廂一句。又書曰：「仙仙仙，地下十餘年，只道吳下風光好，繁華不幾年。蒙君頻召問，詩淺不堪聯。今宵來，泥塗徑滑步芳阡，君等亦應憐。昨請醇醪飲，已作醉中仙。」似是填詞，不知何調。又曰：「有茗無酒，有酒無肴，如何不啣？」又作詩云：「幼學塗鴉不解舞，難將拙作對佳章。疲倦只因人較少，又來把斧弄班門。食畢談可乎？前句不串，祈政！」又詩曰：「仙凡迥別意難舒，連朝風雨掩茅廬。拙君又赴湘江約，請與明宵再賦……」到此品住。按字義當是詩字，而作者想自知詩字出韻，故不書出，意蓋欲藏拙也。巧矣哉！

附護華使者和其贈劉軍門古體一首

明燈熠燿香成灰，靈符飛去詩魂來；爲言昨宵洞庭宴，座有佳客同傾醅。賦成長句贈誰某，金刀之識將軍才；平沙茫茫木不律，食葉春蠶又下筆。新詩案和句瑰奇，累牘連篇自錄出；將軍劉姓是阿誰？就君詩意思風期。吾聞當年劉越石，吹笳退敵有神策；幽魂毅魄終古存，昨夜與君或同席。然而職官制度今古殊，軍門之稱古所無；又况將軍部下轄兵有定額，何以十百千萬奇零不盡疊？疊如貫珠想是當時三萬七千五百一十有二士，與君同袍同澤同捐軀；君詩論成不論敗，往復揣摩大可怪。得毋將軍今日猶生全，夢魂時與君周旋？雖姬窈窕二八年，天陰泥滑路幾千；君亦攜去登華筵，男女雜座何喧闐。淳于一石已醉眠，歸來獨自大可憐！我知不必真有此，此是君之寓言耳。子儀光弼俱千秋，人物否臧有所指。事權不屬空杞憂，吾恐彭錢亦天死。爲我行樂猜迷藏，留得餘身封侯王。

第十壇

使者陳和詩於乩前，乩連加密圈數次，乃書曰：「蒙君惠教，佳甚！僕如小巫見大巫矣！一有請者，僕將有丹山之行，姑教小妾來談何如？」須臾淡香至，乩曰：「今日之來，奉夫命也。可嚶吟詩曰：『一日雲駟駕一回，吹簫引鳳上瑤臺。昨宵姊妹叮嚀約，明日游仙詩帶來。』」又七律云：「斜抱銀箏唱鷓鴣，雲鬟不整倩誰扶。龐兒瘦損肩山窄，醉漢疎狂心地麤。君未成名儂未嫁，來時歡聚別時孤。同行姊妹知多少，個個羅敷自有夫。」手乏且停，又有絕句云：「世間有好總阿私，毀譽無端信復疑。城北徐公殊美麗，鄒家妻妾亂妍媸。」此吾小妹睡香句也。「吟花弄月望心懷，幾曲求凰事未諧。名士風流殊不借，剛剛又遇太常齋。」一笑遊戲文章，不可爲訓。壇長碧霞君有樂府一首，代錄請教，聖道未衰，維彼耶蘇胡爲乎來哉？哀哀！一解。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耶蘇誘以利曰：「吾與爾奉奉天主爲師。」二解。誰無父誰無母？耶蘇曰：「否否！天父天兄不離口。」三解。禍爾身猶可言，禍爾子猶可說，禍爾妻女人類將絕四解。嗚呼！以左道惑人者誅，大人先生獨未聞乎？胡爲載明和的，施教者無辜又從而匡扶，此恨何了？吾碎此唾壺五解。又集毛詩曰：「我聞有命，厭浥行露，滔滔不歸，逢彼之怒，吾不欲去，嘔，吾去！」（按此結尾，含情無限，令人想煞也。）

第十一壇

「又來了！玉樓聞名出花前，殘線針拖插鬢邊，只爲功夫忙不過，還將韻事惹情牽。」又作一謎云：「紅鬼白鬼各一種類，打一古人名。」同人未曾猜着，乩又作一詩云：「天有陰雲四野迷，春光淒靜慰相離，何時遊遍三山外？萬里烟霞一望低。」有事去。

第十二壇

『連日未得親來，小婢胡慰春來代。』問：『何故不來？』淡香曰：『夫君公出。』問：『何事？』曰：『爲十年來各省殉節員弁，未經考核，今分別十六等爲沈浸濃郁含英咀華四句，訂爲冊籍。夫君應召校對，妾應門，故皆未暇。姊妹以妾岑寂，每日來戲扮羽衣曲，迷香洞，出浴圖，諸劇不能分身，今日又演南柯夢，古押衙，皆須妾矣，勿去必嘲。再談。』又化靈符，另邀別仙，乩動曰：『向不相識，不意有緣，請道近况。』諸君與仙交，鬼弄人乎？人弄鬼乎？鬼何靈？因人爲靈，故相疑也。淡香作怪，誘妾到此，令人羞答答不能如他顛狂。』同人問其名字，乩曰：『阿冰不解吟詩，不善猜謎，終夜蒲團動心忍氣，再過十年，可與參偈。』遂去。

仍化靈符，乩又動曰：『素純到此，吟魂招楚些小字號，虞兮不識。能兼欲食，東還宿西。昨以此贈十三妹子淡香一笑。』同人問其名字，乩曰：『已通報矣。』問：『扮戲否？』乩曰：『扮戲者皆不來也。』問：『可暢談乎？』乩曰：『有允人事，阿冰門前久待矣。』問：『何事？』乩曰：『爲茶話。』乃去。

仍扶乩，試其動否。乩仍書曰：『見召卽來，點點蠟燭，薄言點之。』傍人膝下，心焉擣之。』同人問其名姓，乩曰：『何必問及賤婢，亦與胡慰春相亞耳。』問：『究竟名何？』曰：『古衲奔走茶鐺，兼司廚役，少緩須臾，恐受鞭辱。頃奉淡香命，乃到此，囑卽歸也。』

第十三壇

『縹渺因風至，香魂無定蹤；穿花隨舞蝶，逐隊似游龍。暮宿流丹閣，晨登醉白峯。閱人今幾世，手種十圍松。今日到壇，君知爲誰淡香也。』同人問：『今日扮戲乎？』曰：『不夫君將歸。』問：『諸姊妹散乎？』曰：『仍在素純姐姐。』

洞裏。『問：『姊妹幾多？』曰：『十五。』問：『可偏示乎？』曰：『第一芋香，第二蓮嬌，第三春惺，第四衣香，第五留香，第六芝媚，第七素純，第八環春，第九毓蘭，第十阿滿，第十一先苦，第十二妙鸞，第十三妾，第十四睡香，第十五小髻。』同人躊躇所問，訖曰：『不必費神，隨便可也。』問：『姊妹都嫁乎？』曰：『否！十五妹子志在劍俠。』問：『十四睡香？』曰：『女兒待字，是以有羅敷之句。聞家翁已許字碧霞君矣。惟鬟兼有鬚，渠不願也。妾當歸而勸之。請辭。』又固邀之，復到壇曰：『何僕僕乃爾，妾身上有錫乎？』問：『何必勸嫁？』曰：『勸妹子意假，爲家翁所命耳。』問：『尊翁名字？』曰：『爲尊者諱，問姓氏，不妨明言。』曰：『姓秦，湖南湘潭人也。』問：『何到此？』曰：『隨賊遷也。』問：『現住何所？』曰：『何必認真！嫁得夫，自從夫也。睡香夜啼，妾代訪有佳耦，俟夫君商之。』問：『何人？』曰：『非人非鬼，君試猜之。』問：『仙乎？』曰：『不必仙，只要才可憐，貌且妍，嫁得他，便似仙。』問：『阿冰何狀？』曰：『優婆夷在家僧也。渠性古怪，昨夕回，埋怨妾，幸素純姐解之，以後勿再邀他去。』

第十四壇

『借此脫身，快哉！今日夫君回，嘆曰：『人間論事，冥府誅心，淘之汰之，一升九沈。』忽碧霞來，相慰勞，不欲去。妾幾下逐客之令，適見召到此避之，渠不自愛，欲與睡香爲婚，殊可怪也！此隙亦由家翁召之，老人賴唐，幾疑睡香嫁不出，吁！兒女因緣，早已註定，何俯就耶？妾代着急，恨將碧霞君困於糞溷中，免致效豐干也。』是時同人中有心疑者，疑其閉藏何處，訖動曰：『衫邊袖口，儘可依依，酒後茶前，殊堪戀戀，君不必疑所在也。』昨見一對甚工，書以奉聞，絕地天通，通天地人爲儒。君見過否？』答以未見。乃書曰：『迅雷風烈，烈風雷雨弗迷。』浮槎閣主不禁失笑曰：『此吾家前日宴客時，客有述此對者，何被淡香聞耶？抑淡香竊取之耶？』訖又書曰：『莫笑拾人牙慧，妾見此對在百年前，客非妾能記憶耶？即如君等有疑妾者，有冒妾之詩爲自詠，而故作大言者，亦有妾借君腹中所記，以爲料者。』

文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何所見之淺耶？『護花使者曰：『今有小詩奉贈，卿知之否？』』曰：『不會。』大書曰：『一卷聊齋記千秋韻事，相逢又相識，可否……』至此忽停。頃之，曰：『下三字請續。』使者曰：『是必一結因緣。』三字。』此乃連圈。使者因出所贈小詩二絕，索和。詩曰：『非鬼亦非仙，才華絕可憐。雁行卿第幾，筆柱未調絃。巫峽暮雲愁，瀟湘水北流。何須問華胥，夫婿亦封侯。』置之。曰：『前。』曰：『白雪陽春和者，談何容易。妾從未遇此等騷人，留作後圖。惡客去，夫君須且作別，恐向隅。』

第十五壇

『竟不能如東方割肉，分遣一樹耶？』是夕，鐵石道人以上丁肱肉轉贈同局，飽餐稱快，蓋戲之也。『約法定三章，今日莫游戲，恐被他聞知，動了秀才氣。與君談道天下事，不必認真，即如妾與君，有前定也。謂妾有妾固無形，謂妾無妾固有語，此由心所造耳，不獨妾也。推之心有神，神即隨之，心有鬼，鬼即隨之。萬種精靈，亦皆如是。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無入不融，此可解而不可解者也。妾賦性嬌憨，心直口快，唐突先生，見怪莫怪。人總要達觀，菩提非樹，明鏡非臺，六祖慧能，方爲了了。昨蒙見贈，本不能和，然不和終覺無情，聊作俚句效顰。才貌望如仙，憐卿亦自憐。知音良不易，誰與續么弦。牛女兩牽愁，銀河不斷流。愛卿如可覓，河必定封侯。獻醜去。』（按此和章，可與元唱旗鼓相當，洵佳話也。）

第十六壇

『護花使者出一對云：『士農工商角徵羽，』守拙子書此對，以置。曰：『前請對。』曰：『對對人未來，君不開淡香受氣耶？忍坐視耶？按此等口角，不知何人心下存一問名想頭。』』又書曰：『莫問客何能，凌虛天可登。女媧曾小補，

再造又誰會君不必問名。』又書絕句云：『宋玉東牆外，三年已飽窺；至今雖處此，莫漫比嬰兒。果有潘安貌，能無毛遂情？海棠猶待聘，私語寄梅兄。去矣！』此語似睡香者，然仍扶乩請談香。

乩曰：『古納來此送信，囑君用靈符一道驅鬼，至託！』去須臾，乩曰：『去而復來，告以故，碧霞君惱羞成怒，竟請夜叉來奪睡香，并辱淡香，道學家寧有是乎？蒙惠靈符，渠猶闖法，淡香姑姑請再書符，不然殆矣，快去！』

少頃，乩又曰：『此來謝謝戰而捷，追至歇馬嶺，將睡香奪回，喘息未定，淡香呼之不應，又請君作招魂詞一首，速！』護花使者作云：『噫嘻！睡仙魂兮來旋，鶴依華表，蛺蝶戀青錢，鏡歸鸞匣，劍返龍淵。』浮槎閣主作云：『莫靈於神，莫不靈於人，神有知兮，何反以人招魂？噫嘻！我知之矣，是有前因，歸來兮勿逡巡。』焚之，乩又曰：『報喜醒矣，須將息三晝夜，淡香仍要赴海上神山，採芝艸去，勿再邀也。歸時當帶睡香來謝，妾亦侍焉。』

第十七壇

乩較平日動少遲，曰：『曲突徙薪無澤恩，焦頭爛額爲上客，咄咄怪事！昨宵淡香受氣，睡香欲來獻勤，小髻止之曰：『姐不比淡香，何能妄行一步？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不可不戒。』睡丫頭不聽，以及於難，後來追至中途而奪回者，小髻之劍術也。』乃事定論功，淡香以書符者爲第一，招魂者爲第二，送信往返者爲第三，奪回者爲第四，而又以誨盜誨淫爲識語不祥，將功抵過，小髻怪其偏袒，悻悻不平。妾亦謂淡香有私好，故見之偏也。拉阿冰勿肯無人冰釋，恐天倫失和，還請繫鈴人解之。』退復至曰：『阿冰至拉小髻步月去，不知說甚，且待明日一清生，日家中宴客，不將他兩人弄好，何以爲情？大約肯讓小髻第一，則事諧矣。他小性要強，不甘人下，淡香平素亦能體貼，此事忽不相讓，故非衆姊妹所能了也。君當喻意，吾不多言矣。』

護花使者云：『是夕就臥，身子困乏，安枕即寐，夢醒之交，作金鈴歌，并引云：『事有因，莫認真，自有解鈴人；